

古尔纳:文学让故乡与远方相连

□本报记者 张君成

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这样评价获奖者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以下简称古尔纳):“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对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毫不妥协而又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2022年—202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古尔纳的10部作品,包括享誉世界的《天堂》《海边》《砾心》等等,让中文世界有机会全面了解这位横跨不同地理空间、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坦桑尼亚裔英国作家的作品。

古尔纳向中国读者展现了相对陌生的非洲殖民的历史,但另一方面小说常常涉及记忆、爱与软弱、身份认同等话题,是普通大众都可能面临的生存困境。因此,当我们阅读古尔纳的小说会感受到这些永恒的文学主题,让我们与远方相连。

很小的时候,古尔纳就听说过遥远的东方国家中国的故事,听说过郑和的船队来到东非海岸的故事……此次中国行,古尔纳到访了上海、宁波、北京,与莫言、格非、孙甘露等作家展开了精彩的文学对话。

回不去的永远是故乡

在莫言看来,我们之所以能够阅读和共情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也是由于这些作品有着共通的特质,描绘了人类共同的梦想和情感,共同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共同的命运、遭遇和对未来的向往。

古尔纳的故乡是非洲的一座小岛,那里有大片的海滩——“我们的海滩在某种

意义上是在和世界进行着连接,与世界的其他文化进行着跨大洋的交流”。家和故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

到英国后,他不得不经历入乡随俗的过程。在他看来,这也是异乡人在他乡不懈努力、通过斗争保留原初文化的过程,必须要这样做。“这样的主题并不是描述困难,多文化主题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古尔纳在作品中不仅是在描述自己留在故乡的故事,还包括后来回到英国后的环境描写。在他看来,这反映了许多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迁徙的经历,有的是自愿,有的是被迫,但背后往往有贫穷、战争等原因,而这种书写对于古尔纳来说也是一次寻根之旅。“我离开家乡时已经是18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成年人,但更多的是不明白、不清楚的。虽然我当时可能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完全理解透。然而我在整理这些经历时,发现自己无法完全回到离开家乡的那个年纪,但我却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自己的成长和迁徙经历。”

“故乡的概念是广泛的,随着写作者创作经验的生长,活动环境的扩大,研究范围的开拓,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纳入‘故乡’的范围。”莫言说。

“家”不仅是一个理性的概念,更是一种深层的感性认知。对古尔纳来说,“家”的定义是流动的,是多层次的,有着不同面向,它既可以是客观的事实,同时也体现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忠诚与坚守。

人与人之间的永恒关系

古尔纳观察到,很多时候人们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并不是客观事实的简单映射,甚至可能与事实相去甚远。他认为“故事”并不简单,它不仅是一种叙事,同时还应包含情感和关系,包含人们面对世界的看法和讲述世界的方法。

因此,古尔纳的跨文化书写作品,不仅写出外乡人融入的过程,也写出了时代下无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不少评论家看来,他的作品除了聚焦离乡、故土、身份认同、种族冲突等主题,对普通人的生存状况、精神境遇也有深刻、温情的书写。在《最后的礼物》这部作品中,就写出了漂泊异乡者的孤独与挣扎。对此古尔纳表示,他的写作之所以涵盖外乡人融入这一主题,主要因为他对这种情况比较了解,跨文化对他而言是一种个人经历,也是他感兴趣的事情。“作家不要担心写作的主题,人物关系永远是写作重要主题之一,最重要的是写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物关系永远是他作品的重要主题,对于选择第三人称还是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创作,古尔纳认为取决于想要达到的效果,“作家要把自己当作艺术家,就像画家作画之前会先想象要画一幅怎样的作品,写作亦如此。”

在不少读者看来,古尔纳在作品中书写痛苦、阐释痛苦。对此,古尔纳坦言:“小说如果只写幸福,读者会不相信,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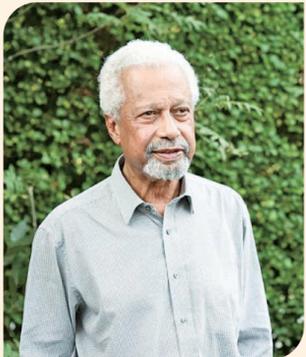
生活是充满困难的,也没办法给出确切答案。主人公遇到很多困难,经过抗争过上了满意的生活,这样的故事是可信的,读者也更感兴趣。”

听取自己内心回声

对于如何通过传承经典滋养当下的写作,古尔纳认为,作家也是读者,小说创作基于过往大量的阅读和投入而产生。写作前应该多聆听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对过去的阅读作出回应。自己在作品中参考经典,基于对某个主题产生了兴趣,从中听到很多内心的回声。对于读者来说,当读到的文本与其他文本有所参考,会感到高兴。“借鉴经典不是写作之初就设想的,如果写出了经典作品的现代版本,这也无可厚非。”

古尔纳认为,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是他的志向所在,两者间不会难以平衡。在写作学术专著和论文时,他会采用学术化的语言、丰富的支撑材料以及权威的口吻,尽可能做到全面覆盖;而在写小说时他是完全自由的。

谈及自己的写作之路,古尔纳表示,当作家并非自己最初的决定,年轻的时候希望能表达经历,在写的过程中才立志要走一条创作之路。写作的过程也是理解过往经历的过程,在这么做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一时期的某个作品可以成形,从而继续写下去。他建议中国青年作家“不用想太多,只要坚持写作”,这对所有作家其实都适用。



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

坦桑尼亚裔英国作家,20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聚焦于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史书写等。代表作有《天堂》《海边》《砾心》等。

肖复兴:少年生气是迎风力量

□本报记者 商小舟 李婧璇

肖复兴的儿童文学作品《风啊吹向我们》日前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通过重点讲述“我”与月亮、麦秋、石头三位儿时伙伴的故事,诠释友情之于少年成长的重要意义。阅尽人生百味之后,作者通过创作再次回到儿时的美好与酸涩中,释放着少年们意气风发、迎风奔跑的生命力。

真挚情感可抵岁月漫长

“这部作品的主题很简单,就是‘找朋友’。我希望用我的亲身经历来讲这个故事。”肖复兴坦言,书中的“我”重叠着他个人的生命体验,代他诉说着少年友谊的重要性,“书里的每个人从不同的方面和程度上影响着我。没有朋友,我可以长大,但那将会是另一种长大。”肖复兴以人物为章节名,月亮、麦秋、石头或独立、或同时出现,通过与“我”之间的精神联系,影响着“我”对文学的感受和人生的思考。

麦秋这一形象,集合了童年时期两个大孩子对肖复兴本人的影响。麦秋是“我”在电影院门口遇到的高年级男孩,也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领路人。肖复兴回忆道:“在懵懂的时候,优秀的朋友启发我的思考,开阔我的眼界,同时影响着我对崇拜谁、该与谁交往的认知。我把传达这些观念的希望寄托在了麦秋的身上。”

月亮与石头则是“我”的儿时玩伴,“我”对月亮的要强有着一类崇拜的情感,石头带给“我”的快乐是在学业之外的丰富体验。而快乐不是成长的常态,书中

的友情也是流动的、立体的。昔日好友经历过疏远,又在相互理解中收获更长久的友谊。对此肖复兴认为,“友谊的内涵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游玩与崇拜,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新的元素在增加。友谊的维持,需要双方共同成长和不断地补充。”

成长的代价让“我”在友情中品尝到不同滋味,也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人生的波折与选择的意义。当作者跨过更加漫长的时间回顾少年时,那些看似不可跨越的困境中都充满了希望与转机。石头被少体校足球队淘汰后“只是难过了短短一阵子,就像风吹过去一样,很快又找到了新的爱好”。月亮因受伤结束了自己的奔跑,这时“风又吹过来了”,推动她走上了演艺的道路。麦秋家中变故,“我”与麦秋之间的相互鼓励与陪伴,如微风吹散了现实的沉重。“很多孩子会在故事当中感受到成长的力量。当你面对某种困境的时候,如果能从小说中的某一个人那样去对待,或许就能够等到柳暗花明。”肖复兴表示,这也是作品想要传达的情感力量。

“虽然书中讲的是我过去的故事,但我希望今天的孩子们读后能够有自己的收获。”肖复兴感慨道,当前孩子们有很多无形的压力,但无论世界怎样变化,他都希望孩子们可以把握美好的学生时代,找到受用一生的友谊。

各有不同是少年色彩

除了歌颂友情,书中亦有师长的关怀。丁老师、黄老师、月亮妈等成年人的存

在,成为影响“我”成长轨迹的第二种作用力,折射出作者对于少年群体的观照。

“我们都经历过童年。能否回到童年心境,能否发自内心认可孩子们,远比模仿他们的语言更重要。”肖复兴分享道。书中,石头并非街坊邻里眼中的“好孩子”,但在贪玩中展现出的灵活性、创造力以及面对挫折时的阳光与坚韧,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在肖复兴看来,每个孩子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每个人的成长史也是一部独立的文学作品。成年人对于孩子们的包容与多元评判标准,充分展示出少年们在成长过程中,拥有着选择如何飞翔的自由。

肖复兴在书的后记中写道,“小时候,白天不懂夜的黑。对他们(成年人)并不真正理解,若即若离中,又那样亲切。如今,在这本小说中,希望白天和夜色衔接并融合在一起。”可以看到,作者视角与童年视角在“我”的身上自由转换,让这一形象兼有两方趣味。一方面是书中的“我”,淘气、爱玩、热爱文学,怀揣着纯真又复杂的细腻情感。另一方面,作者本人在回味和观察“我”的经历时频频发出感慨,称“各家的孩子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师长们的呵护之下,一本又在通过“我”的意识,传递着成人与少年的互相理解。

“文学作品在情感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肖复兴表示,情商和智商能够共同提高,才是一个理想的少年成长过程。虽然是一部写给孩子们的作品,但是成年人也能够从书中得到启发与情感碰撞,在生活中对自己的孩子多一点儿支持与尊重。

散文笔法书写成长故事

“语言覆盖于情感,生活和真切的生命经历之上。”谈到成人如何书写儿童文学作品,肖复兴认为,作品的语言始终要随情感的流动产生,同时他也在思考,如何用一种创新的写作手法完成这部献给孩子们的成长小说。

“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我心里有一个明确的想法,那就是以人物串联,用散文透视的方法写作。”肖复兴讲道,自己始终尝试着践行“写散文时多用小说笔法,写小说时多用散文笔法”的理念。“写散文时,哪怕只有1000字,也要讲究结构,结尾要出人意料;写小说时,我也不会写出离奇的、脱离生活的情节。”就这部作品而言,几个人物之间并没有绝对的重合线,无法按照传统小说的手法归于一点。最终,肖复兴采用了一种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手法,通过“我”的思绪串联起不同的人物故事,如同生活流一般向读者诉说,“这样读者接受起来,或许可以感到更加亲切、自然,也更为真实,这是我希望达到的效果。”

这样的笔法让整部作品在保持小说叙事节奏的同时,也透露出诗性韵味。如作者在写具象的友情时,写的月亮奔向公交车时天边的晚霞、麦秋走后空荡荡的铁路、与石头许久未见时秋风中回荡的鸟鸣声……斑斓的景象成为故事的背景与底色,放大着风中潜藏的少年心事。

作者在回忆中饱含了对儿时情感的怀念与憧憬,他让童年时的凛冽狂风化作温暖煦风,“温暖吹拂到秋深春晚的今天”。



肖复兴

当代作家。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集、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百余部。近年来创作《红脸儿》《合欢》《兄弟俩》《春雪》《水上花》等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作品曾获“中国好书”、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等。

赵丽宏:被“月光蟋蟀”唤醒的童年

□本报记者 韩萌萌

“我在写这部童话的时候,耳畔是一片蟋蟀的鸣唱声。”作家赵丽宏在谈到自己创作《月光蟋蟀》时,回忆起小时候的他最喜欢在有月光的夏夜,一个人坐在田野边听虫儿们“唱歌”。对他而言,在这些小小生灵无比美妙的合唱中,最动听的要数蟋蟀的声音,“这是大自然的声音”。

酝酿多年的童年故事

几十年前,这个曾经独坐月下的男孩,可能不会想到将来会成为一位作家。几十年过后,他拿起笔,将自己的童年经历和心愿写在了《月光蟋蟀》里。“我写《月光蟋蟀》,并没有设定明确的主题。生命的道路百折千回,千变万化,蟋蟀的命运,也应如此。蟋蟀和人一样,要生存,要自由,要成长,要追寻世间的真善美。蟋蟀和人一样,也是有感情的,人间的友谊、亲情和恋爱,人间的喜怒哀乐,在蟋蟀的世界里一定也存在。这样想着,《月光蟋蟀》的故事就在我的笔下渐渐发展,渐渐成形。”赵丽宏说。

赵丽宏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童年的很多故事他都拿出来与小读者分享。小时候,他养过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猫、鸡、鸭、鸽子、麻雀、蝴蝶,当然,还有蟋蟀,花心思最多的也是蟋蟀。那时候很多人养蟋蟀是为了斗蟋蟀,但是他更愿意听,蟋蟀的鸣叫让他心情愉悦,还能生出很多奇思妙想。对他来说,蟋蟀更像是他的朋友,他也可以跟它们说话。“我发现,天下的蟋蟀,每

一只长得都不一样,它们鸣唱的声音也不一样。这和我们人类世界一样,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

从儿时捉蟋蟀,养蟋蟀,岁月忽忽过去了50多年,童年的很多梦想被岁月碾碎,但也有很多天真的念头,锲而不舍地在赵丽宏的脑海里留存着,譬如想写一个蟋蟀的故事。多年前,他以蒲松龄的《促织》作为改编对象,加入自己对蟋蟀的很多想象,写过一个中小篇《蛐蛐的悲喜剧》。这次的改写,让他加深了这样的悲喜:要写一个前人没有写过的关于蟋蟀的故事,写一个蟋蟀命运的故事,写一个人和蟋蟀交往的故事。

于是,《月光蟋蟀》便在酝酿中慢慢地发芽,2023年年初完成创作,2024年年初,由新蕾出版社出版。

对儿童文学心怀敬意

从17岁开始写作的赵丽宏,50余年笔耕不辍,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身份是散文家、诗人,他的散文大及宇宙星空,小至花鸟虫兽,《顶碗少年》等多篇经典散文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他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火光》《友谊》《江芦的咏叹》等一系列诗篇广为传诵。

赵丽宏的创作始终秉承“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实上,这句话出自巴金先生,他曾赠给赵丽宏一本《巴金序跋集》,将这两句话题写在扉页上,那是巴金一生的写作经验,赵丽宏始终铭记

在心。“说真话,抒真情,这是每一个写作者遵循的原则。离开了真,便无以为美,也无以为善。”赵丽宏如是说。

近10年来,赵丽宏将视线投向儿童文学创作,多部作品描写纯净自然的童年生活,情感细腻、真挚,兼具童年灵性和艺术审美。“我对儿童文学一直心怀敬意,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用童真的目光,用生动有趣的故事,不动声色、深入浅出地讲述人世的哲理,引领孩子走向精神的高地,这对写作者是一个极高的要求。”赵丽宏说。

谈到作家童年与儿童文学创作的关系,赵丽宏坦言:“有的作家写童年回忆,只是一颗历尽沧桑的成人之心回溯童年时光,传达的还是成人的看法和感情,即便是虚构的作品,也是如此。这类文字,适合成人看,不被看作儿童文学很自然。有些作家写童年生活时,老去的童心又复活了,写作时,一颗心又回到了童年时光,作品的视角是孩子的,文字中的情感和趣味也是孩子的,人生的喜怒哀乐,在童年的生活中都可以得到体验。这样的作品,成人读者有共鸣,孩子也喜欢读。”赵丽宏表示,《月光蟋蟀》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童话,“我没有让蟋蟀见人就开口说话,这样的童话,不真实,不是我想写的故事。”

热爱天地间的万类生灵

在近期举办的《月光蟋蟀》读者见面会上,赵丽宏兴致盎然地模仿起了蟋蟀的鸣

叫声,时而明亮,时而婉转,让台下的孩子们连连称奇。

在书中,一对蟋蟀挚友意外失散,被迫离乡,各自在人间奔波,历经辛苦,最终回到了家园。在赵丽宏诗意的描述中,整部作品读起来如聆听了一首月光奏鸣曲。这首曲子时而舒缓优美,时而高亢激昂,夏夜月光下的欢唱、蟋蟀猎人的追捕、两只蟋蟀被人类左右下惨烈的格斗、万物之间美好的情谊、蟋蟀对于自由的渴望……《月光蟋蟀》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却也是一个人类和蟋蟀奇妙邂逅、平等交流、互相关爱、互相尊重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有昆虫世界中的故事,也有人对昆虫世界的观察和思考。

谈到对《月光蟋蟀》的期待,赵丽宏表示,这本书是给孩子看的,也是给人读的,希望这本书能够在读者心里引起一点共鸣,让大家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生灵都无比美妙,都是值得赞美的,“通过对昆虫的观察,我们可以联想到人性,联想到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想到我们作为人应该怎样生活,应该怎样善待生命,怎样热爱天地间的万物生灵。”

在赵丽宏看来,孩子和成年人读《月光蟋蟀》的感想是不一样的,“孩子们在阅读中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共鸣和感悟,只要在记忆中留下那两个蟋蟀的形象,那么,这些共鸣和感悟,这些生灵的形象,终会发酵成长,会酿成他们自己的故事,会引出他们心中越来越深刻的思考。”



赵丽宏

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名誉社长。著有十八卷文集《赵丽宏文学作品》等。作品获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好书”、天津图书奖等。作品被译为英、法、日、韩、阿拉伯、塞尔维亚等20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